



朱振武 主编

墙上的斑点

英国名家短篇小说精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17-8212-5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5617-8212-5.

9 787561 782125 >

定价：42.00 元

www.ecnupress.com.cn

朱振武 主编

墙上的斑点

英国名家短篇小说精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上的斑点：英国名家短篇小说精选/朱振武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617-8212-5

I. ①墙…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英
国 IV. ①I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0486号

墙上的斑点——英国名家短篇小说精选

主 编 朱振武
策划组稿 王 焰
责任编辑 李 艺
审读编辑 冯 奕
责任校对 汤 定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2.75
字 数 384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
印 数 1-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212-5/I·730
定 价 42.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朱振武，文学博士，外国文学与翻译博士后，教授，三峡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出版著作和编著五十余种，译著二十种，在重要杂志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一百多篇，是丹·布朗全部小说的中文主译者。

序 言

编写一套英美名家短篇小说的集子，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个想法。很多人都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名作家们苦心孤诣精心营构的短小精悍的小说。短篇小说这种既“短、平、快”同时又蕴含深刻、富含启迪意义的特点，正好迎合了当下人们时间不多但同样有精神依托的文化诉求。但读者们往往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选本。我在几个大学的授课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英美文学在世界的影响之大和深远是毋庸置疑的，像英国的狄更斯、劳伦斯，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这样家喻户晓的名家，我们大多是熟悉其长篇小说，其实他们的短篇作品也毫不逊色，有些还更具影响。看了狄更斯的《信号员》，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狄更斯，看到了这个以长篇小说为人称颂的大文豪的另一面写作：他的细腻，他的柔情，以及他的细微观察；读了《美妇人》，我们发现了劳伦斯对其另一部作品《儿子与情人》的母题的沿袭，越发感受到作者在心理分析上的非凡功力；读了《给埃米莉的一枝玫瑰》，我们像是找到了解读福克纳作品的一把钥匙，明白了福克纳笔下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的由来；读了海明威的《杀手》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我们对作者简洁凝练的写作风格以及主要靠对话推进情节的精妙的艺术手段真的会顶礼膜拜。国内这样综合多个名家的国别短篇小说精选目前十分缺少，这是我们编写翻译这套集子的初衷。

这是一套两卷本的英美名家短篇小说的精选集，分为“英国名家短篇小说精选”和“美国名家短篇小说精选”。作者和作品的筛选主要是从其影响和可读性两方面入手，作品的选择要求是有较大影响的名篇，同时也长短兼顾，作者的排列是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作品的排列则是按照出版的先后顺序。入选的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小传，其中对入选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两句的短评和介绍，同时，在文中对阅读上的难点也作了适当的注释。这些作品代表着不同时代和不同风格，基本上让我们看到了英国和美国短篇小说的全貌，而且这些作品仍与当下的语境有着很大的意义关联和启示意义，因此，其读者群也比较宽广。每篇作品的作家小传旨在提供作家的社会语境及与其作品的内在联系，提供所处的坐标系及其影响，同时又对每篇作品给出提纲挈领般的导读，但只是点到为止，不去影响和干预读者的阅读感受。注释，主要是注疑释典，与导读比较起来，一个是放大镜，一个是显微镜，力争收到互为补充和相得益彰的效果。

译者们都是专门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和教师，他们在注释和译文上都多次修改，反复斟酌，尽量使读者在更大程度上受益。若有缺憾、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和行家批评指正。

朱振武

2010年冬至

目 录

1 · 狄更斯

- | | | |
|----|----------|-------|
| 3 | 冬青树旅店的布茨 | 白岸杨 译 |
| 13 | 信号员 | 白岸杨 译 |

26 哈代

- | | | |
|----|-------|-------|
| 29 | 儿子的否决 | 刘 静 译 |
| 43 | 三个陌生人 | 刘 静 译 |

64 康拉德

- | | | |
|----|---------|-------|
| 66 | 两个女巫的客栈 | 李 俐 译 |
|----|---------|-------|

87 吉卜林

- | | | |
|-----|---------|-------|
| 90 | 野兽的烙印 | 文美惠 译 |
| 102 | 伊姆雷的归来 | 文美惠 译 |
| 112 | 莫格里的兄弟们 | 文美惠 译 |
| 128 | 通道尽头 | 文美惠 译 |

146	威尔斯	
149	盲人国	冯丽杰 译
168	大决战之梦	王冬青 译
191	高尔斯华绥	
194	陪审员	陈晓萌 译
211	司各特	
214	两个赶牛人	张经浩 译
234	高地的寡妇	张经浩 译
280	伍尔夫	
283	墙上的斑点	文美惠 译
289	琼·马丁小姐的日记	祝春艳 译
314	劳伦斯	
317	马贩子的女儿	冯季庆 译
331	美妇人	冯季庆 译
347	曼斯菲尔德	
349	小姑娘	刘略昌 译
353	苍蝇	刘略昌 译

狄更斯小传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动荡困窘的童年生活和记者的工作经历成就了狄更斯日后的写作生涯。他的作品大多以伦敦为背景，几乎成为伦敦中下层百姓的代言。读者早已对《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1838)、《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63)、《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0) 以及《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 等长篇小说耳熟能详，对其幽默机智的语言、生动的人物形象、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等特色也都津津乐道。

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妇孺皆知，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博兹笔谈》(Sketches by Boz, 1837—1839) 是他较早的短篇小说集，后来他也为报刊杂志等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短篇小说。很多短篇小说都以圣诞节为主题，包括最广为流传的《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 等；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在圣诞节期间推出短篇小说，如《一棵圣诞树》(A Christmas Tree, 1850)、《丽瑞珀夫人的遗产》(Mrs. Lirriper's Legacy, 1864) 等。其短篇小说的另一主题是天真孩童，如《孩子的星星梦》(A Child's Dream of A Star, 1850)、《男学生的故事》(The Schoolboy's Story, 1858) 等。当然，作为讲故事的高手，狄更斯也很擅长讲恐怖故事和鬼故事，如《杀手上尉》(Captain Murderer, 1858)、《信号员》(The Signal Man, 1866) 等，其血腥、惊悚的氛围同样让人难以忘怀。

在中国，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其短篇小说却鲜为人知。除了《圣诞欢歌》等个别作品之外，其他短篇小说还很少译介到中国，更别提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有鉴于此，我们特地选编了他的两篇颇具代表性的短篇佳作。《冬青树旅店的布茨》(The Boots at the HollyTree Inn, 1858) 对儿童的天真爱情描写细腻生动，温情中略带感伤。《信号员》(The Signal Man, 1866) 的故事恐怖诡异，一波三折，其戛然而止的结尾更是令读者大出意外，甚至心惊肉跳。两篇作品的写作技巧也值得称道，其紧凑的结构、迭起的悬念和第一第三人称的交替叙述、现在和过去闪回出现的写作手法也令人称奇。希望这两个短篇小说能为广大读者打开一扇窗，引领大家进入狄更斯的故事世界。

冬青树旅店的布茨

白岸杨 译



他这辈子都到过哪里？他把我的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上帝，他可是哪儿都去过。他干过什么呢？天哪，只要你说得出来的，他都干过，差不多什么都干！

算得上见多识广吧？那还用说，他当然是见多识广喽。他敢跟我打保票，即便我只了解他经历的二十分之一，也完全可以这么说。唉，他倒愿意说自己没见过的事，他觉得这比让他讲见过的事情还要容易。啊，真的，肯定容易多了！

他见过的最古怪的事到底是什么？这个嘛，他还真不知道哇。他怎么也说不出来他见过的最古怪的事是什么——要么就是只独角兽——而且有一次他真的在集市上见过一只。不过，话说回来，曾有一位不足八岁的年轻绅士想要带一位芳龄五岁的年轻女士离家出走，我能不能把这事儿当成一桩怪事的由头呀？当然可以。那么就从这件事说起吧，谢天谢地，这可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他们离家出走时穿的鞋还是他给刷干净的呢——那鞋太小了，都容不下他的手。

哈里·沃尔默斯少爷的爸爸，你知道吧，就住在埃姆西斯，在南部，射手山旁边，离伦敦^①六七英里的距离。他绅士气派十足，长相英俊，走路的时候总是昂着头，而且还挺有你们说的那个才气呢。他能写诗，骑马，跑步，打板球，跳舞，演戏，而且样样都干得漂漂亮亮的。哈里少爷是他的独生子，这儿子对他来说可不是一般的骄傲，不过他可也没把他给惯坏喽。我们这位绅士很有自己的一套主意，而且眼光也不一般，这点真是值得一说。结果呢，他和这个俊俏聪明的儿子简直成了好伙伴，

^① 原文用的是苏格兰语Lunnon，似指布茨来自苏格兰。

看到他对那些童话书着迷也很开心，而且总是不厌其烦地听他背“我的名字叫诺瓦尔”^①这样的诗，或者唱些歌谣，什么“娇美的仲夏之月放光华，爱人”^②以及“当你的爱慕者已经离去，空留……”^③这一类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对儿子可是有着权威的影响力的，哈里毕竟只是孩子，父亲所希望的可不仅仅是那些歌谣而已。

布茨怎么会碰巧知道这么多事呢？说起来，还不就因为他是个花匠助理。当然了，既然他是个花匠助理，那么夏天的时候，他就得待在窗户边的草地上，割草啊，扫地啊，除杂草啊，剪枝啊，反正干这干那的，结果哈里家里有什么事，他都能略知一二。你简直想象不到，哈里少爷一天大清早竟然跑到他跟前，说：“科布斯，要是有人问你，诺拉这个词怎么拼，你会怎么办？”然后他就会用印刷体在篱笆上把这个词刻得到处都是。

他不敢说自己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留意到孩子们了。不过，这两个小家伙总是在周围转来转去，形影不离，而且深爱着对方，看着都让人觉得那么讨人喜欢。这个小男孩确实有勇气！你还别不信，要是他们哪天真的遭遇到一头狮子，而小姑娘又被吓坏了的话，这个小伙子肯定会把自己的帽子一扔，卷起小衬衣的袖子，向那头狮子冲过去。有一天，布茨正在砂土路上锄杂草，小男孩带着小姑娘在他面前停下脚步，大声说道：“科布斯，我喜欢你。”“是吗，先生？听您这么说，我可真自豪。”“是真的，科布斯。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科布斯？”“这我倒真是不知道，哈里少爷。”“因为诺拉喜欢你呀，科布斯。”“当真这样，先生？太让人高兴了。”“只是高兴，科布斯？能让诺拉喜欢，那可比几百万颗最闪亮的钻石还要棒呢！”“那是当然了，先生。”“科布斯，那么换一种生活你喜不喜欢？”“这个嘛，如果条件不错，我应该不会反对吧。”“好吧，科布斯，”他说，“要是我们结了婚，就让你做我们的花匠领班。”然后，他就和裹着淡蓝斗篷的小姑娘一起走开了，还紧紧地搂着她的肩膀。

这两个小宝贝都有着鬈曲闪亮的长发，亮晶晶的眼睛，他们脚步轻快活泼，在

① 这是19世纪的歌谣《诺瓦尔》的第一句，作者佚名。该歌谣讲述了一个叫诺瓦尔的孩子对战争的记忆。

② 这是古爱尔兰著名诗人兼作曲家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 1779—1852）以自己的诗歌《娇美的仲夏之月》（The Young May Moon）为歌词的歌谣。该歌谣诉说了对爱人的款款深情。诗人另有一首著名的歌谣，即《夏日最后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

③ 这也是穆尔作词的歌谣，原题目为《当你的爱慕者》（When He Who Adores Thee），不过这里的He指的是爱尔兰的贵族革命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爵士（Lord Edward Fitzgerald, 1763—1798），而Thee指的正是他热爱的祖国爱尔兰。这首歌谣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花园里走来走去，彼此深爱。布茨说可以跟我打保票，他们这副样子，真比一幅画儿还好看，简直比得上一出戏。布茨觉得，天上的小鸟认为这两个小家伙也是鸟儿，所以一直跟着他们，还唱歌讨他们喜欢。有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会悄悄走到郁金香树下坐着，手臂钩着对方的脖子，脸蛋挨着脸蛋，一起看书，什么王子和恶龙啦，好巫师和坏巫师啦，还有国王的漂亮女儿之类的故事。有的时候，他还听到两人在设想未来，他们要在森林里造座房子，养一群蜜蜂和一头奶牛，然后完全靠蜂蜜和牛奶生活。有一次，他恰巧在池塘边碰到他们，只听哈里少爷说：“可爱的诺拉，亲亲我，然后说你爱我爱到发狂，要不我就头朝下扎到池塘里。”布茨完全相信，要是小姑娘不答应的话，小男孩真的会那么做的。总之，布茨说这种情景让他感觉自己都要恋爱了——只是他还不确信到底爱上谁了。

一天傍晚，科布斯正在浇花。“科布斯，”哈里少爷说，“我准备出趟门，就是今年夏至的时候，到约克我的外祖母那里去一趟。”

“你真的打算这样，先生？我希望你在那里过得开心。等我离开这里，我也打算去约克郡。”

“你要去你外祖母家吗，科布斯？”

“不，先生，我没有什么亲戚。”

“连外祖母也没有吗，科布斯？”

“没有，先生。”

小男孩继续看布茨浇花，过了一会儿，他说：“去约克我真的很高兴，科布斯——诺拉也要去。”

“身边有这么个漂亮的小甜心，”科布斯说，“你会很开心的，先生。”

“科布斯，”小男孩说，小脸绯红，“只要我能阻止，我决不允许别人拿这事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先生，”科布斯谦卑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很高兴，科布斯，因为我喜欢你，对吧，以后你要跟我们住在一起，科布斯！”

“先生。”

“我们到了以后，你觉得外祖母会送给我什么礼物呢？”

“这我可猜不大出来，先生。”

“一张英格兰银行的五英镑钞票，科布斯。”

“哇噢，”科布斯说，“真是诱人的一笔钱，哈里少爷。”

“有这么一笔钱，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不是吗，科布斯？”

“您说得对，先生！”

“科布斯，”小男孩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诺拉家里，他们一直拿她来打趣我。还假装笑话我们订婚——假装拿这种事开玩笑，科布斯！”

“这种事，先生，”科布斯说，“就是人性的堕落呀。”

小男孩看起来跟他爸爸真是一模一样，他站了一会儿，面朝落日，小脸发亮。然后，他说：“晚安，科布斯。我要进去了。”然后就走了。

要是非让我问问布茨，他怎么偏巧就在那个时候打算离开哈里家，唉，他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确实认为，那会儿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他愿意，肯定会一直待到现在的。不过你也知道，当时他还年轻，总想着要变一变。这正是他想要的——变化。当他把自己想离开的意思透露给沃尔默斯先生之后，他说：“科布斯，你在这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我想弄明白，因为只要我发现家里哪个人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满意，我就要尽量纠正过来。”“不是，先生，”科布斯说，“谢谢您，先生，我在这里待得很舒坦，跟我想去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其实，我是想去碰碰运气，先生。”“原来如此，科布斯！”他说，“希望你能如愿以偿。”布茨跟我打保票——说着，他还用脱靴器碰碰头发，他眼下的工作就是用这种方式打招呼——他到现在还没碰到什么运气。

唉，先生！布茨的花匠工作到期以后，就离开了埃姆西斯，而哈里少爷呢，他也到约克那位老太太家去了。这老太太实在是太宝贝这个孩子了，即便他想要天上的星星，只要她够得着，也会去摘给他的。除了离开那位老太太，和诺拉一起长途跋涉到格雷特纳格林^①去结婚，这个宝宝——现在叫他宝宝，也还说得过去——其他的啥事都没做。

先生，布茨那时就在这间冬青树旅店里干活（中间他也出去干过别的行当，指望有更好的出路，但是总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回到这里）。一个夏天的下午，一辆马车来到旅店，从马车上下来的是两个孩子。一同而来的列车员跟我们的店老板说：“我不知道这两位小旅客到底想干什么，不过照那位小绅士的话说，他们就是要坐车到这里来的。”小绅士先下了车，然后又把他的女友扶下来，还给了列车员一点

^① 格雷特纳格林（Gretna Green）是位于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的一个小镇。1754年之后，在英格兰结婚须获得家长同意，而在苏格兰则只要在见证人面前立誓即可。因此，从18世纪开始，很多对爱侣便私奔至此，即进入英格兰的第一站，完成不被父母允许的结婚仪式，该镇变成私奔者的天堂。看来哈里考虑得很周到。

什么当小费，然后对我们的店老板说：“劳驾，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我们需要一间起居室和两间卧室。还要两人份的排骨和樱桃布丁！”然后，他又将小姑娘淡蓝的小斗篷给裹紧，便搂着她的肩膀走进房间，一副大无畏的样子。

这两个小家伙儿也不要人陪，就迈着大步走进了门牌为“天使”的房间，他们的这种安排令我惊奇不已——还不止如此呢，当时布茨看到了他们，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他就对店老板说了两个孩子这次远征的前因后果。“科布斯，”店老板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就得动身去趟约克，好让两个孩子的亲友们放心。这样的话，你得留心看着他们，还要哄着他们开心，一直到我回来。不过，在我出发之前，科布斯，我希望你先问问他们本人，看看你的消息是否准确。”“先生，我马上，”科布斯说，“就照您说的去办。”

因此，布茨就上楼来到天使号房间，看见哈里少爷就在那里，坐在一个巨大的沙发上——那也确实是一张大沙发，但是跟这个小男孩比起来，大得简直就是威尔地方那张可睡十二人的大床一样——正在用自己的手帕给诺拉小姐擦眼睛呢。当然了，他们的腿太短，根本够不着地面，布茨实在说不清楚那两个孩子看起来有多么矮小。

“是科布斯！是科布斯！”哈里少爷叫喊着，从房子的另外一边向他跑过来抓着他的一只手，两个孩子都高兴得跳起来。

“我看你们从马车里出来，先生，”科布斯说，“我觉得就是你，你的个头和身材我都不会弄错。你们这趟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结婚吗？”

“我们要结婚了，科布斯，就在格雷特纳格林，”男孩回答道，“我们是故意离家出走的，诺拉心情很糟糕，科布斯；不过她会开心起来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你这个朋友了。”

“谢谢您，先生，也谢谢您，小姐，”科布斯说，“你们这么看得起我。你们随身带没带什么行李，先生？”

如果布茨说的话可靠的话，那么，那位女士当时是带了一柄小阳伞、一个嗅瓶、一片半涂过黄油的冷吐司、八滴薄荷油，还有一把发刷——好像是洋娃娃用的那种。那位绅士则带了一根大约六码长的绳子、一把刀子、三四张写字纸，都叠得特别特别小，一个橘子，还有一个写有他名字的查内出产的水杯。

“你们具体是如何计划这件事的呀，先生？”科布斯说。

“到了早上，”男孩回答——他也实在是勇气可嘉——“就继续出发，然后明天结婚。”

“是这样啊，先生，”科布斯说，“要是我陪着你们一起去，您是否同意呀？”

科布斯正说着，两个孩子又高兴得跳起来，而且大声喊着：“好啊，好啊，科布斯！好啊！”

“好吧，先生！”科布斯说，“恕我冒昧，我倒是有个建议。我知道有一驾一匹小马拉的马车，先生，我能把它借出来。您可以和小哈里·沃尔默斯夫人坐这辆马车（如果您同意，我来赶车），很快就可以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这辆车明天是否闲着不用，先生，这个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过就算是你们明天需要等一天一夜，也是值得的，并不会耽误时间。住在这里还是需要一点费用的，你们手头的钱可能会不够用，先生。不过，没关系，这个旅店我也有一份，因此多住一天不成问题。”

两个孩子高兴得拍着手又蹦又跳，左一声“好科布斯！”右一声“亲爱的科布斯！”他们对他十分信任，高兴地弯下腰，绕过他的身体亲吻对方。布茨跟我打保票，当时他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坏蛋，竟然欺骗两个孩子。

“现在你们需要什么吗，先生？”科布斯说，感觉羞愧得要命。

“我们需要一点蛋糕晚饭后吃，”哈里少爷说。他抱着双臂，伸出一条腿，直直地看着他，“再要两个苹果和一点果酱。晚饭就要土司和水好了。不过诺拉习惯要半杯醋栗酒配甜点。我也一样。”

“这得到吧台去点，先生。”科布斯说，然后就出去了。

布茨现在说话时，还能真切地体会到当时的感觉，他恨不得能和店老板打上几个回合，也不愿意和他联手对付两个孩子；他全心全意希望有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可以让两个孩子结一个子虚乌有的婚，并且从此就过着子虚乌有的幸福生活。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能按照老板的计划来。半小时后，老板就出发去了约克。

布茨觉得，旅店的那些女人们听到这件事之后的态度——毫无例外——所有人都一样——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实在令人吃惊。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才阻止了她们冲到孩子们的房间里亲吻那个男孩。她们不要命似的，爬到所有够得着的地方，争着透过玻璃窗往屋里张望。还有七个挤成一堆，透过钥匙孔拼命地往里看。她们为这个男孩，为他的勇气都佩服得发疯了。

晚上，布茨走进房间，想看看这离家出走的一对儿怎么样了。小绅士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把女友搂在怀里。她已经筋疲力尽，脸上挂着泪珠，头枕着他的肩膀，半睡半醒地躺着。

“小哈里·沃尔默斯夫人累坏了吧，先生？”科布斯说。

“是的，她累了，科布斯；不过她从来没离开过家，还不习惯，现在心情又变得很糟糕。科布斯，请你拿个必芬来好么？”

“请原谅，先生，”科布斯说，“您让拿一个啥——”

“我想一个诺福克郡产的必芬苹果会让她开心起来，科布斯。她特别喜欢那种苹果。”

布茨离开房间，去找他们要的那种滋补剂。他找到一个，就去拿给他们，小绅士接过苹果递给那位女士，然后用勺子刮着喂给她吃，自己也吃了一点点；那位女士正睡得迷迷糊糊，所以很不高兴。“要么点个蜡烛送她回去吧，先生，”科布斯说，“您看怎么样？”小绅士同意了；女仆举着烛台走在前面，登上宽大的楼梯；那位女士，紧裹着淡蓝的斗篷，跟在后面，小绅士殷勤地陪在她旁边。到了她房间门口，绅士拥抱了她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布茨悄悄地锁上了卧室的门。

早饭的时候（他们点了甜牛奶加水、吐司和醋栗果子冻，已经过了一整夜），他们问起小马车的消息。布茨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就是个骗子。看着两个孩子的小脸儿，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满嘴谎言的魔鬼撒旦。他倒不在乎跟我实话实说，当时他只能那么做。无论如何，他还得像个特洛伊人一样，继续编造着关于小马的谎话。他告诉他们，实在不走运，那匹小马刚好被剪了一半的毛，因此不能挂车出去，以免会对它身体内部造成伤害。不过当天他的毛就会剪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小马车就会准备就绪。当布茨坐在我的房间里，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他认为当时小哈里·沃尔默斯夫人已经坚持不住了。她上床睡觉的时候没有人给她把头发卷好，又不太懂得怎么自己刷头发，结果头发丝跑到眼睛里面去了，这让她十分沮丧。但是没有什么事能让哈里少爷感到沮丧。他坐在早餐杯后面，舀着果子冻，俨然一副自己父亲的作派。

早饭之后，布茨觉得两个孩子简直就像是两个民兵——他知道至少在野外的火灶亭中就能见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骑着马。早上，哈里少爷摇了摇铃——这个小男孩竟然还能这么镇定自若，真令人惊奇——然后用十分轻快的语调说：“科布斯，这附近有没有适合散步的小路啊？”

“是的，先生，”科布斯说，“有一条爱情小巷。”

“别胡扯了，科布斯！”——男孩当时真的是这么说的——“你开玩笑的吧。”

“您说什么，先生，”科布斯说，“这里真的有一条爱情小巷，是很好的散步小道。我很荣幸能够带您和小哈里·沃尔默斯夫人去走一走。”

“诺拉，亲爱的，”哈里少爷说，“这很有意思。我们真应该去看看那条爱情小